

冒着八月酷暑与诗社一众同仁登小昆山。小昆山位在九峰之末,五十余米海拔,登顶乃等闲之事,我却很有一种始终在山脚、难望其峰巅的感觉。

进山来,虽然暑气犹盛,可是毕竟松林浓郁,樟荫蔽日,山间小憩,频送微凉,呼吸为之一畅,心口也不再憋闷。

山路徐行,一路似乎并没有多少引人注意的景致,除了偶尔映入眼帘的红色彼岸花。同行的女诗人幽幽地说,这见花不见叶的曼珠沙华,据说有“彼岸的召唤,无尽的永生”的意思。不禁多看了它几眼。

很快一行人到了山腰处,抬眼见几间飞檐草堂的平房,题额“二陆草堂”。这便是我们此行目的地之一了。当年二陆退居于斯的原始草堂早已湮灭在历史烟尘中,眼前只是今人择地而立的纪念之所,陈设颇简陋,多少有些怠慢先贤之意,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所肃然一瞻的,当然不只是一椽物质的衡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矮矮的小昆山堪称一座文化穹窿,这简陋的草堂自然也不啻为一处精神高地。想当年陆机凭一篇《文赋》,被钟嵘誉为“文章之渊泉”,又被唐太宗论为“百代文宗”,固然已是空前哀荣。毛泽东也曾说《文赋》“是一篇好

文章”,说它言之有文,有对文学的真知灼见。一句“诗缘情而绮靡”,标志着魏晋一代文学自觉的滥觞,而被历代文人奉为圭臬,足见其深远影响。除了文学上的贡献,陆机还

### 游小昆山记

张锦华

留下了“秃颖劲毫,无一笔姿媚气,亦无一笔粗犷气”的《平复帖》,供后人摩挲膜拜。与这一赋一帖比起来,陆云在文艺才学方面可能稍逊逊色,但他与荀隐见面时互致问候和自我介绍的“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据说是史籍记载最早的对联。我们颇津津乐道于这些令人心驰的文史掌故或佳话,二陆的乡人却更愿意用自己



的方式铭记祖先。史志上说,陆机陆云死后,人们把鸡山改为机山,横山改为横云山,把陆机生活过的村庄改为平原村。记住一个人,原来可以用如此直白、朴素的方式,可见百姓心里自有杆秤。你有如山的分量,百姓就把你看作一座山。

朝代时有更替,文心一脉赓续。传说陈继儒隐居小昆山时,曾经筑庙用鲜花供奉二陆,云“我贫,私付莫非我想见古人,古人未必想见我?一拨慕名而来的读书人,与退隐云间的古仁人之间,

热爱长兴岛文化的人,都会关注长兴岛的前身鸭窝沙等几个淤泥堆积的小岛形成的时间。今天,普遍的说法是:1844年前后。这是推算和猜测的结果——因为没有确切的文字记录,让这个时间点变成了一个难题,也成了研究长兴岛历史和文化的一个课题。

在樊敏章的《风吹浪打鸭窝沙》散文集里,有一篇《老祖宗来到鸭窝沙》这样写道:“大约140多年前,曾祖父的父亲从崇明带着两个儿子,逃荒来到鸭窝沙厚朴镇的三圩港边。两个儿子,一个叫樊玉昆,另一个叫樊小华,樊小华就是我的曾祖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樊姓人口已有750多人了,从樊玉昆樊小华算起,已经有了第八代了。”

140年前大约是1880年。读完这段文字后,就会让人放下对于鸭窝沙成陆时间的纠结,因为人口的聚集,才是鸭窝沙的开始!这样的文字记录,为长兴岛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依据。

樊敏章先生出生于1952年,在他的童年、少年时代,鸭窝沙还是原始的状态。改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这完全是人的力量,这期间鸭窝沙和周围几个小岛连在了一起,改名为长兴岛。樊敏章看到和参与了全部过程,在他的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是原始状态的鸭窝沙。

“长兴创作组”微信群建立于2021年4月,目前只有十人,除朱颖刘萍两人正当盛年外,其余大多是老同志。《风吹浪打鸭窝沙》是这个群里出版的第二本散文集。在长兴岛,相较年轻人,老同志坚持写作的人很多,这与他们的情怀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后,鸭窝沙在每年大潮里,总会被淹没,种植的粮食作物很难满足岛上住民的生活,生产资料缺乏。上世纪60年代以前,岛上没有初中学校,没有系统的医疗诊室。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人,大都具有坚定不屈的性格;同时,他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情,投入了自己的满腔热情,一生都在为鸭窝沙、为长兴岛唱着恋歌!樊敏章就是这样的人;“崛起的老兴岛”编委会的徐惠忠、蔡德忠、周品其等也是这样的人。

文字的记录,让遥远的世界变得真实,让遥远的史实近在咫尺。长兴岛的历史并不长,樊敏章等老同志是长兴岛文化的传承人和开拓者。古稀之年的老人,写作的特点十分明显:不追求文字的华美。真实的记录和真情的表述,全部的意义都在史料的功能上。而在今天长兴岛的人文环境里,这样的记录和表述就形成了书写的价值。

(本文为樊敏章散文集《风吹浪打鸭窝沙》后记节选)

祭奠吧!山林阴翳,文事野趣,遂成一路话题。一行人既频频生怀古幽情,也不乏目遇耳闻之慨,却终究招架不住酷暑,转过山来,已是汗雨滂沱,气喘如牛。只听一声“读书台到了”,众人不觉为之

一振,肋生凉意,心过如泉。始见一壁陡立之下,有石桌一方,石凳数枚,地平如台,草盛迷离。大家一时恍兮惚兮,或坐或立,如慕如思,仿佛都在和游弋周遭的魂魄作无声的晤面和私下的交谈。有人“列坐其次”,“畅叙幽情”,谈笑风生。有人作把盏兴,复作将须扶,临风吟哦,大有快哉之意。有人发现石壁上的漫漶字迹,探首凝眸,细细辨认,口中啧啧有词:“千年陆天有遗灵,又见尚书志刻成。每借双松亭下榻,恍闻清夜读书声。”落款显示这是一首明人绝句,不禁引人遐想。有人执着于寻觅东坡所书“夕阳在山”摩崖石刻,却遍寻不着,声气中难掩憾恨。上世纪八十年代始露真容的子瞻遗迹,应该就在读书台附近,我们却与它缘慳一面。也许是缘分未到,也许是我们还不够虔敬,私付莫非我想见古人,古人未必想见我?一拨慕名而来的读书人,与退隐云间的古仁人之间,

与偶尔涉足机山留下蛛丝马迹的文豪之间,隔着怎样的何止是千年时空?或许,我们空有一个文人的名号,却未必承续了古人那颗不阿世、不畏权的文心。因此古人,懒得见我们。

子瞻镌刻在崖壁上的四个字,或许蕴含着对二陆在国破家亡之际“退读旧里”的隔世同情,或许寄寓着面对二陆的敬倾人生

春色正浓,我和爱人驱车到东山踏青,采了几株蒲公英、紫花地丁回来。到市场选了几个花盆,填上泥土,我们把这两种野花分栽到花盆里。野花泼辣、好养活,几天后都成活了,叶子肥绿肥绿的,开出的花儿也艳丽。蒲公英金灿灿的,紫花地丁蓝莹莹的,看着让人心欢喜。

忽然一天,邻居家的小花猫蹑手蹑脚爬过来,仰着脸儿打量来打量去,好像很陶醉的样子。爱人看见了,忙呼我来看:“小花猫被咱们养的花儿吸引了,跑过来欣赏呢!”

我凑近阳台仔细一看,两只小蝴蝶不知何时光顾了我家,正在花儿上方翩翩飞舞,呵呵,小花猫哪儿是看花,这架势分明要扑蝴蝶呢。我赶紧说:“快把小花猫‘请’走,它要捕捉蝴蝶,当心把花盆给蹬翻打碎了!”

爱人注意到了,急忙掏出手机拍照,小花猫“喵”的一声溜走了,两只蝴蝶受了惊吓,也不知所终。爱人埋怨起我来:“都怪你,大呼小叫给搅黄了,多美的画面没了……”

今年,是金庸先生诞辰百年。很多国家对金庸新武侠小说的认识逐渐高,他的一些作品曾先后被译成英文等出版。2018年,《射雕英雄传》英译本面世,成为当时武侠迷讨论的热点,在海外也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读者,第一卷印数达10万册,全书已经再版并有美国版出版。流风所及,德语版、西班牙语版、波兰语版、芬兰语版均已面世。在武侠小说英译本中,该书销量与影响前所未有,之前武侠小说的英译本集中

在学术领域,并非一般的社会阅读。金庸小说的译本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1993年香港学者莫锦屏翻译《雪山飞狐》全本。次年英国汉学家闵福德教授翻译了《鹿鼎记》前两章,199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译作的第一卷。在闵福德教授之前还有位在香港的英国记者晏格文(Graham Earnshaw)节译了《书剑恩仇录》,1995年发表在World Wide Web上,单行本出版就很晚了。用武侠小说术语形容,他的翻译是个异数。无论如何,这三部译作面世后,海外汉学界研究金庸的论文就开始不断出现了。

反躬自窥的无尽慨叹,或许只是身临其境顿生莫名况味而无以表达的含混暗示。我们似有所悟,却始终无从求证。而陆机陆云留给我们的遗产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占有”并“挑选”?在未有一番考量与选择的前提下我们有没有资格继承这笔遗产?都是问题。匆匆来到这里的我们,可能还没来得及思考,更没有清晰的答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算是白来一趟?

事情当然未必如此悲观。至少,我们在读书台上吹了半个时辰的山风,辨认了半个时辰,追怀了半个时辰,也恍惚了半个时辰,虽然愚钝,但还不算顽劣。至少我们思忖系之,感慨系之,不无获益于之。斯人已杳然如鹤,但落子尚有声,履痕犹处处,一处空旷的读书台,终究启迪了我们。“读书台上摩崖石,犹勒醉翁传世词。猜意东坡留圣手,平添胜处引遐思。莽榛无觅终遗憾?山日已偏频有颺。相惜惺惺惟四字,古风长在后人师”(拙作《寻“夕阳在山”石刻不遇》)。时移世易,我们不

复重蹈古人之际遇,但二陆原退读十年烛,犹照江南遗风,江南文脉,终究还是要我们一代代赓续和传递、用文字,更用践行。

鹤去千年,彼岸有花。人不能永生,但是精神可以。“小山牛首碧如初,一脉文华自此苏。平原退读十年烛,犹照江南遗世书”(拙作《读梅尧臣〈过华亭〉依韵作二绝句之一》)。如果一种烛照后世的精神需要一个如山的赋形或一处托寄的坟茔,那么它不必高也不必大,就像小昆山,足矣。

系列引领谋划、政策帮扶下,井冈山黄桃、奈李产业,从最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的生态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的“燎原之势”,已成为井冈山乡村振兴富民农业支柱产业。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黄桃和奈李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自然条件。井冈山气候湿润温暖,多山地丘陵,大多数黄桃、奈李种植在海拔400米至1200米的山坡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积累;山间水资源充沛,天然无污染的山泉水被用来浇灌果树。“绿水青山”结合“生态化、标准化种植”,最终孕育出“个大、形正、色艳、香浓”的黄桃和奈李。黄桃和奈李成为井冈山“一村一品”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闪亮名片,被誉为井冈山的“红军果”“致富果”。

“三月看花,八月摘果。”看到第二故乡井冈山漫山遍野的桃花,感觉非常的壮观,看到每一朵花儿就像看到了每一颗果实,相信到秋天井冈山定会结出很多好吃的桃李果。

重视,但无论武侠迷还是普通读者可能都想不到,第一部英译中国武侠小说并不是金庸作品,而是一部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

去年7月,香港友人告知在旧书店中看到一本《Blades from the Willow》,封面写着还珠楼主的拼音,扉页里写有他的简介。我大为

### 金庸小说英译本与旧武侠译本

顾臻

惊讶,连忙请朋友帮忙买下。书寄到后,我仔细翻看,居然真是还珠楼主作品,内容是《柳湖侠隐》的前五回。译者Robert Chard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汉学家兼历史学家。该书出版于1991年,译者在前言中自述这是中国武侠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

虽然1972年一位叫Robin Wu的人翻译了《雪山飞狐》,分四期刊登在纽约一本叫《桥》的杂志上,但一是删节很多,二是并未出版单行本。就目前所知,第一部在英语世界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的确只有这册《柳湖侠隐》。

张生修书搬救兵 惠明只身闯重围

惠明下书(设色纸本)朱刚

笔者设法联系上了Robert Chard教授,询问有关翻译出版的情况。他说,四十年前已经译完《柳湖侠隐》全书。出版商校订后出版了第一卷。听出版社说,出版前给还珠楼主在台湾的儿子写过信,但没有回音,以为得到默许,结果书出版后却接到还珠楼主人家的来信,要求停止出版和销售,于是出版的事情就停了。我曾就此事询问过还珠楼主的四子李观洪先生,他说从未听见兄弟姐妹们提起有英译本出版

这件事,他们中也无人居住在台湾。英国这家出版社早已不存在,也无从查考当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说到翻译《柳湖侠隐》的原因,Robert Chard先生的回复很有意思。他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翻译武侠小说只是一时兴起的游戏之作,因为他觉得书里内容与西方奇幻小说中的一个流派颇为相似,可以让西方喜欢该流派的读者看看来自不同文化角度的类似风格小说。这样的翻译角度令我们更多了一个研究武侠小说乃至中国文化的新视角和方向。



张生修书搬救兵 惠明只身闯重围

惠明下书(设色纸本)朱刚

复重蹈古人之际遇,但二陆原退读十年烛,犹照江南遗风,江南文脉,终究还是要我们一代代赓续和传递、用文字,更用践行。

鹤去千年,彼岸有花。人不能永生,但是精神可以。“小山牛首碧如初,一脉文华自此苏。平原退读十年烛,犹照江南遗世书”(拙作《读梅尧臣〈过华亭〉依韵作二绝句之一》)。如果一种烛照后世的精神需要一个如山的赋形或一处托寄的坟茔,那么它不必高也不必大,就像小昆山,足矣。

### 书写的价值

建国

